

方言 2004 年第 4 期 289—294 页(2004 年 11 月 24 日出版于北京)

吕叔湘先生与丹阳方言研究

张 振 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提要 吕叔湘先生十分重视方言研究。本文重点介绍了吕叔湘先生在丹阳方言研究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一)在声调研究中区分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差别;(二)在声调研究中重视字调和字类的区别。

关键词 吴语 丹阳方言 语音 声调 变调

壹

丹阳位于江苏省南部地区,东邻武进,南界金坛,西北与丹徒接壤,东北濒临长江,与扬中隔江相望。

据《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丹阳方言处于吴语方言与江淮官话的交界地带,历来有“吴头楚尾”之称。又据蔡国璐《丹阳方言词典》(1995),就丹阳市现在 29 个乡镇而言,方言十分复杂,本地人称“四门十八腔”。其境内东部、东南部、东北部的方言接近常州话,属吴语太湖片的毗陵小片;西部、西北部、西南部接近镇江话,属江淮官话洪巢片。

凡属交界地区的方言,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方言特点,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两个大的方言区的分界线从丹阳境内穿行而过,把丹阳方言一分为二,这种情况不是太多的。所以丹阳话本来就很有可能成为方言学家研究的一个热点,更何况丹阳诞生了一位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蔡国璐《丹阳方言词典》出版于 1995 年,这是在编写现代汉语方言词典的时候,根据吴语分布的特点所做的一个布局。这部词典主要是记录和研究丹阳市区云阳镇方言(吴语)的词语条目,当然必须首先在语音方面进行比较充分的研究。但是,我们知道,丹阳吴语的语音研究最全面、最深刻的贡献却是在此以前由吕叔湘先生首先做出的。可以说,在吴语的研究领域里,就单点方言的语音描写和分析而言,像吕先生对丹阳方言那样研究得深刻、细致的,还不是太多。

吕叔湘先生 1947 年在成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七卷发表《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是最早研究丹阳方言变调的文章,也是吕先生方言研究方面最早的论文。过了三十多年以后的 1980 年,他在《方言》发表了长篇论文《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这是《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研究的继续。他说:《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只讨论了一般的两字连调,一些特殊情况没有谈到,更没有涉及多字组的声调。现在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扩充,并订正一些错误,重新写定”。随后他又在《方言》发表了《丹阳方言的指代词》,这是讨论丹阳方言语法方面的一篇论文。在这之后,吕先生曾就汉语的指示词是三分还是二分的问题发表重要意见,讨论丹阳话的指代词可能跟这个问题有关。1991 年,吕先生出版《丹阳方言语音篇》,全面描写并讨论丹阳话的语音问题。在此书的“付印题记”里,吕先生说:这个语音篇“断断续续写了 20 年”,可见成书之艰辛与不易。他还说,在“丹阳方言”之后加上“语音篇”三字,“是因为没有包括词汇以及整段对话、

说故事之类的记录。”显然，吕先生长期计划在胸，做完“语音篇”之后，要做“词汇篇”，还一定会做“语法篇”。但是，他实在太忙了，而且毕竟年事已高，已经有的计划没有最后完成。留给吕先生的是遗憾，我们后来人更是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失去了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

贰

吕叔湘先生对丹阳方言语音的研究，奠定了丹阳语音研究的基础。上文提到的蔡国璐《丹阳方言词典》简单地描写了丹阳的语音系统，这个语音系统跟吕先生在这之前描写的系统几乎完全相同。只有三个地方略有差别。一是蔡国璐的丹阳韵母多了一个[iə]韵，不过这个韵只有表示羡慕、申明某种情况的语气词[liə-]和表示惊讶、惋惜等的叹词[iə-]这两个音节；二是吕先生系统韵母[a ia ua aŋ iaŋ uaŋ]等的主要元音[a]，蔡国璐都记为后低元音[ɑ]，这只是个人记音习惯的不同，无关大局，因为丹阳话的语音系统里[a]和[ɑ]是不对立的；三是阳入调的调值，吕先生的音系是[ɿ]44调，蔡国璐的调值是[ɿ]55调，这其实只是调值表示法的处理差异，实质上并无不同。不过，从丹阳方言入声区分文白读来说，阳入记为[ɿ]55调，在书面表达上可能有其方便之处。

吕叔湘先生对丹阳方言语音的研究，着力最多，贡献最大的是在声调的描写和分析上面。^①从1947年的《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到1980年的《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研究的是声调问题。后来在《丹阳方言语音篇》里，声调的描写和分析仍然占了很大的篇幅。在这些研究中，吕先生作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全面的学识素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至少在下面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对我们今后的方言研究做出重要的启示。

(一)在声调研究中要区分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差别。丹阳话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差别很大，这从“丹阳方言同音字表”可以看出来，例如“慈磁词祠辞，池迟”等字，读书音是[ts'ɿ]，说话音是[tsɿ]，声母有送气与否的差别，声调也不一样；“序叙绪”等字，读书音是[cyɿ]，说话音是[teyɿ]，声母有擦音与塞擦音的差别。《丹阳方言语音篇》里说：“丹阳方言介乎江淮官话与吴语之间，读书音近于官话，说话音近于吴语，二者虽然有很多共同之处，基本上是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在声调里表现得尤其突出，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而为一。例如，就单字声调来说，丹阳话的读书音只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多数与古音的四声相当；而说话音却有六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下页表是转引《丹阳方言语音篇》的表二。

从这个表里，我们可以看出丹阳方言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声调差别是：(1)在说话音系统里，其他方言的阳上、阴去调在丹阳话里跟阳平同调，调值都是[ɿ]24，跟读书音的去声调的调值一样；(2)说话音系统里多出阳去调，调值是[ɿ]11，这个调在读书音系统里是没有的；(3)说话音系统里，区分阴入和阳入，阳入调值和读书音的入声调相同，都是短调[ɿ]4，阴入调值略低，是短调的[ɿ]3，这个调在读书音系统里也是没有的。为什么必须区别单字调的读书音和说话音两个系统？理由很简单，多字组的连读变调是跟着单字调走的，丹阳方言多字组的连读变调类型也有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区别。如果讨论单字声调的时候，分不清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区别，就说不清楚连读变调里出现的歧异现象。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这个现象，是因为吴语北部很多方言的声调和变调都有跟丹阳话相同或相似的情况，可是我们确实看到有的研究吴语声调的论著不重视或忽略了这个问题。

^① 丹阳方言声调的特殊性，曾引起学者的注意。例如赖惟勤《丹阳方言と日本汉字音の声调について》([日本]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纪要1954年第5卷65-90页)。

《丹阳方言语音篇》：丹阳方言声调表

调类	调值		调形	例字
	文	白		
阴平	33	33	[˥˥]	包分东天新高花毛南凉人鱼
阳平		24	[˥˩]	皮房田前茶床船求河黄王羊
阴上	55	55	[˥˥˥]	宝粉董土走小手九口好有五
阳上		24	[˥˩]	马米晚女暖老冷软我眼引也
阴去	24	24	[˥˩]	报到灶四告化抱稻坐是近混
阳去		11	[˩˩]	慢烂硬夜病大笨待在跪夏限
阴入	4	3	[˥˩˥]	北福搭秃七捉尺说夹刻黑一
阳入		4	[˥˩˥]	麦禄肉月药薄服读食十局学

其实,吕先生不止在声调的研究中重视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差别,他对汉语方言里的其他文白异读现象也是非常注意的。大约是1988年春天的时候,我正在协助吕先生查校《丹阳方言语音篇》的书稿,我就“丹阳方言同音字表”里的一些文白异读请教先生。他说,读书音和说话音,文读和白读,这两对名词其实还是有差别的,严格说来还是分开的好,但是现在有的也分不开,姑且合着用吧。他又说,文白异读是汉语语音研究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汉语语音发展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大家都知道你们闽语的文白异读很复杂,研究得也有进步,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吴语里的文白异读也不简单,你们《方言》杂志应该提倡一下,应该有人专门来研究吴语和其他方言的文白异读现象,并且跟你们闽语的文白异读现象做一个比较,也许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二)在声调研究中要重视字调和字类的区别。丹阳方言说话音有六个单字调,其中包含了四个读书音的单字调,详见上文丹阳方言声调表。丹阳方言连读变调时又新增了四个声调:低短[˩˩]1调,中降[˥˩˥]42调,半低短[˩˩˥]2调,高短[˥˩]5调。因此,丹阳方言所有的字都可以归类到这十个单字的调类里,这就是字调。下表转引《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的表一。

《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丹阳字调表

字调	代码		应用范围
	分长短	不分长短	
[˩˩] 11 低平	1 (长1)	1	白连白单
[˩˩] 1 低短	1 (短1)		白连
[˥˩˥] 42 中降	2 (长2)	2	白连
[˩˩˥] 2 半低短	2 (短2)		白连
[˥˥] 33 中平	3 (长3)	3	白连白单文单
[˥˩] 3 中短	3 (短3)		白连白单
[˥˩] 24 中升	4 (长4)	4	白连白单文单
[˥˩˥] 4 半高短	4 (短4)		白连白单文单
[˥˥˥] 55 高平	5 (长5)	5	白连白单文单
[˥˩˥] 5 高短	5 (短5)		白连

这个表把长短调归为一类,最后是不分长短调归为代码1 2 3 4 5五种字调,吕叔湘先生研究丹阳方言连读变调时,讲的都是字调的组合,例如11说的是“低平+低平”的组合,11说

的是“低短平+低短平”的组合。其他可以依次类推。表中最后的“应用范围”一栏,说的是某字调出现的范围,例如“白连”指的是应用于白读的连调,“白单”指的是应用于白读的单字调。

吕叔湘先生根据丹阳方言单字声调古今演变的规律,还率先提出了“单字字类”的概念。丹阳方言的单字声调不但跟古声母的清、浊、次浊有关,而且还跟古喻母有关。例如,今阴平调包括古平声清声母字和次浊声母字,但不包括也属于古平声次浊声母的喻母字;古平声次浊声母的喻母字今读阳平调。古上声次浊声母字今读阳平调(阳平、阳上、阴去同调),但不包括也属于古上声次浊声母的喻母字;古上声次浊声母的喻母字今读阴上调。就是说,丹阳方言的古喻母字比较特别。因此,吕先生提出,“得从古音出发,按照四声和声母性质分成十六个基本字类,就是平、上、去、入四声各分清声母、次浊声母、喻母、全浊声母四类。”以下转引《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表五单字字类表(略有删节合并):

《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单字字类表

	清	次 浊	喻 母	全 浊
平	阴平 3 包边偏分风刀东天 焦青西高江枯花衣	阴平 3 毛门文南男年来凉 人绒牛鱼	阳平 4 王云圆雄油盐羊杨 摇营	阳平 4 皮房袍田同前全斜 茶床船求河黄红湖
上	阴上 5 宝本粉短董土酒走 小纸主走水九口好	阴上 5 五柳	阴上 5 有雨远野酉养	阴去 4 抱伴犯稻淡动坐罪 赵重是近後厚混
		阳上 4 马米晚尾奶女暖老 冷暖我眼	阳上 4 引也	阳去 1 笨鲍范待弟在造兆 市舅件跪亥旱杏
去	阴去 4 报变布票破副带到 灶炭菜四告气化货	阳去 1 帽慢面万内嫩烂路 外魏	阳去 1 右位胃运夜样	阳去 1 病步饭大代地电定 对字事寿树旧汗县
入	阴入 3 北八福搭秃七雪竹 尺说夹刻黑瞎鸭一	阳入 4 麦墨木袜蜡六绿力 热肉月	阳入 4 叶药	阳入 4 薄白服佛独读毒杂 食实十熟局合学活

为什么要提出单字字类呢?这是吕先生根据丹阳方言复杂的连读变调事实,做出的一种分析。吕先生认为,要弄清楚两字连调和单字调的关系,“光凭单字的说话音字调不能说明,就是综合说话音和读书音的字调把单字分成八类,也还是不能说明。”他认为,只有把单字再分为十六类,才能够解决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吕先生对单字调、连读变调的深刻理解。过去有学者夸大了闽南方言连读变调的复杂性,其实,许多吴语方言的变调一点儿不比闽南方言简单。丹阳方言的变调就是很复杂的。对类似变调复杂的方言来说,除了细致观察,仔细比较,反复斟酌之外,还得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一些独特的分析、解决办法来。吕叔湘先生的研究实践,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叁

作为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对语言有一种高度的敏感性,对他从小就熟习的母语丹阳话尤其如此。所以,他能对丹阳话观察入微,发现一般人不太容易看到的事实,并且在这个基础

上进行理论思考,进行理论总结。下面举一个例子。

1947年,在《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里,吕先生发现,对丹阳话变调事实进行解释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变调的发生,是第二字影响第一字,还是第一字影响第二字?又如,阴入有点像阴平,但是联词的变化跟阴上去相同;阳入有点像阳平及阴去,但是联词的变化跟阳上去相同;阴平是个中平调,但在联词里没有一处保持中平调;阴上是高平调,但是在联词里也没有一处保持高平调。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吕先生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由于这些疑问,同时由于联词与单字调类分合的歧异,我觉得丹阳话里的联词的调子不能完全用 sandhi 来解释。我颇想作这样一个假设:联词里的字调代表丹阳方言字调的本来面目加上 sandhi 的作用,而单字的字调则是折衷于方言的原来字调与读书(文言)字调之间的。由这个假设出发,那么也许阴平原来是个高平调,阳平原来就是个高升调,阴上去,入原来是个低升或中平调,阳上去,入原来是个低降调。

我们姑且把这段话概括为“本变调异位论”,就是把联词里出现的声调看着单字原来的声调,即通常所说的“本调”,而把单字单读时的声调看成变调。就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研究材料来看,吕叔湘先生是最早具有这种“本变调异位论”思想的语言学家之一。后来有学者在构拟闽南方言古声调时,也提出过类似的想法,不过那已经是吕先生提出“本变调异位论”十来年以后的事情了。我们非常惊叹于吕先生这种活跃的理论思维!在1980年的《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里,吕先生虽然没有再继续讨论这个“本变调异位论”,可是还是说了一段寓意深刻的话:单字调类“到了字组里边,归类又有些不同。如‘毛南凉’等字,单说是阴平类,但作为字组的首字是阳平类;‘抱稻近’等单说是阴去类,但作为字组的首字是阳上类。”在这篇论文里,吕先生还说过:“丹阳话里字组的第一字在连调中起主导作用,既然如此,为什么第一字大多数本身要变调,并且某甲调要变某乙调,音理上应当怎样解释,还有待于探索。”我们知道,在很多汉语方言里都存在着这一类问题,我们应该沿着吕先生的思路,尝试着给出一些答案。

1980年吕先生在《方言》杂志发表《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和《丹阳方言的指代词》两篇论文的时候,我知道李荣先生跟吕先生有过很多深刻的讨论。两位著名语言学家的反复切磋,密切合作,产生了这两篇汉语方言学上的精品之作。也在大约相同的时间,两位先生还合作译述语言学一代大师赵元任先生的《通字方案》(这本书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恰好吕先生的两篇文章和赵元任的书稿,李先生都指定我参与编校。在校对《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的时候,我才把《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找来研读。吕先生的文章一以贯之,文理通达,绝无艰深晦涩之处,但因为这几篇文章内容深刻丰富,我大约读到第三四遍的时候才略有领悟,而至今都有很多地方没有完全看懂、看明白。1990年前后,吕先生指导我编校他的《丹阳方言语音篇》书稿,使我有机会更多地受到他在方言学方面的教导,使我感到他在方言学研究领域里贡献的巨大。《丹阳方言语音篇》交稿以后,吕先生身体欠安,有时就住在医院里。他托人捎口信给我,说出版时一定要写上由我校订。我说千万不能这样,先生是我恩师之一,有幸参与做点校对工作,正是先生的关爱,使我能随侍左右,聆听教诲,我怎可列名其后?到书印出来了,还是写着由我校订。后来,吕先生又托人捎话来,说稿费至少一半给我,这回我无论如何都不敢答应了,最后先生托山东教育出版社给我寄了全套的《王力文集》,这事才算完了。这件事至今让我惶恐不已!也让我感动不已!

其实,在做人 and 做学问两个方面,吕先生都是我的导师和引路人。他深邃的思想、大师的

风范,至今历历在目,犹如昨日。适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重读他关于丹阳方言的论著,思绪万千,成此短文,以为纪念。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 蔡国璐 1984 丹阳方言的分区,《方言》第2期
蔡国璐 1995 《丹阳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 1947 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成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七卷
吕叔湘 1980 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方言》第2期
吕叔湘 1980 丹阳方言的指代词,《方言》第4期
吕叔湘 1991 《丹阳方言语音篇》,(北京)语文出版社
赵元任 1983 《通字方案》,(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 1987 《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Professor Lü Shuxiang and the Research of Danyang Dialect

Zhang Zhenxing

Abstract Professor Lü Shuxiang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dialectal studies. This thesis dwells on the prominent contributions by Professor Lü in the research of Danyang dialect: 1) Differentiating literal and colloquial in the study of tone; 2)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ntrast of word tone vs. word class in the study of tone.

Key words Wu dialects, Danyang Dialect, speech, tone, tone sandhi